

# 满语中梵语借词研究

长山

(黑龙江大学 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摘要:随着清朝宗教政策的推行和佛教文献的翻译,清代满语借用于佛教相关的梵语借词。满语中的梵语借词在满语和蒙古语中共有,其多数是通过古代维吾尔语借入满语和蒙古语的。梵语借词在满语中的构词能力较弱,使用范围较狭窄,多见于清代编纂的满文辞书或满译佛经中。

关键词:满语;佛教;梵语;借词

中图分类号:H2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7873(2014)01-0043-03

有清一代,满族统治者为了稳定蒙藏地区,保持中央政府的统治地位,崇奉藏传佛教,修建喇嘛寺院,翻译佛教经籍。乾隆帝在《御制喇嘛说》碑文中说:“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sup>[1]</sup>随着清朝宗教政策的推行和大量翻译藏传佛教经典,清代满语中亦出现了有关佛教的梵语借词。

## 一、清朝宗教政策与佛经翻译

众所周知,满族的传统民族信仰是萨满教。方拱乾《绝域纪略》载:“满人初时不知有佛,诵经则群伺而听,始而笑之,近则渐习合掌以拱立矣。西达子则知有佛,有经,能膜拜,大约与喇嘛教同,与西土异。不祀神,惟知有关帝,亦无庙,近乃作一土龛。”<sup>[2]</sup>此记载说明满族入关以前尚未接受佛教,而毗邻的蒙古族则较早就信仰了藏传佛教。

清代,满族统治者为了巩固与蒙古众部的联盟,推崇佛教,修建寺庙,翻译佛经。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齐在赫图阿拉城东建庙,以示对蒙古人宗教信仰的尊崇,结盟蒙古力量争夺辽东。皇太极也继承了努尔哈齐的方针,战胜林丹汗之后,在盛京建立实胜寺,以藏传佛教保护者的姿态获得了蒙古各部的拥戴。

据章宏伟研究,满族入关前即接触汉传和藏传两系佛教,并开始以满文翻译佛经。<sup>[3]</sup>《满文老档》载:“达海自九岁始读汉书,通晓满汉文。自太祖至天聪六年,撰拟与明国及朝鲜往来书札,文词敏贍,居心醇厚,识解聪明。达海用满文译汉籍有《万全宝书》《刑部素书》《三略》。始译而未竣者有《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大乘经》。”<sup>[4]</sup>清朝定鼎中原后究竟翻译多少佛教文献,现在还无法确定,但编修《清文翻译全藏经》的工程,是清代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根据“国语骑射”的基本国策,乾隆帝认为:“大藏汉字经函刊行已久,而蒙古字经亦俱翻译付铸,惟清字经文尚未办及,揆之阐教同文之义,实为阙

收稿日期:2013-11-20

作者简介:长山(1977-),男(蒙古族),内蒙古科尔沁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满语文学教学与研究。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社会科学专项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3D064)

略,因特开清字经馆”<sup>[5]</sup>,翻译刊刻《清文翻译全藏经》。

为了翻译《大藏经》,乾隆帝特设清字经馆,编修《清文翻译全藏经》。《清文翻译全藏经》是《四库全书》之后的巨大传世文化工程,共编译佛教经典699种,计2534卷。此工程始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完成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刊印完成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历时23年之久,共印刷出12套,分藏各处。<sup>[6]</sup>与编修《清文翻译全藏经》关系密切的还有《御制四体清文鉴》和《御制五体清文鉴》。“此两种成书于乾隆末年,其编纂事宜与满文《大藏经》直接相连。先是借修满文《大藏经》之便,加藏文欲成四体,编修之中又敕命以阿礼嘎礼字母并满文字母为藏文注音,并加维吾尔(回)文及其满文注音而成五体。”<sup>[7]</sup>阿礼嘎礼字母是其他语言针对梵文的音译系统,<sup>[8]</sup>《御制四体清文鉴》《御制五体清文鉴》中所加的藏文和阿礼嘎礼字母,均与《清文翻译全藏经》有直接的关系,是《清文翻译全藏经》的副产品。

## 二、梵语词语的借用

清廷对藏传佛教文献的编译编写和刊刻活动与其宗教政策和民族统治政策密切相关,是该政策的体现和产物。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大量多种民族文字合璧文献,客观推进了民族文化交流。如,清代藏传佛教经文的满文翻译,不仅促使了多种文字合璧的满文辞书及满文阿里噶里字的产生,而且促使了满语中语佛教有关的梵语借词的增加。清代编写的满文辞书及满译佛教经文中与佛教有关的梵语借词比较常见。如:

满语	语义	梵语 <sup>[9]</sup>	语义
abida	阿弥陀	amitābha	阿弥陀
adislambi	行摩顶礼 赐福、降福	adhīsta	教、令、请
ayusi (fucihi)	阿育锡(佛)	āyus a	生命、寿命、长命
arḡad	罗汉	arhat	罗汉
aršan	圣水	rasāyana	延命药、不死灵药
asuri	阿修罗	asura	天帝
erdeni	珍宝	ratna	珍宝、宝贝
udumbara	无花果	utpala	莲花
nirwan	圆寂	nir-vāna	生命火焰的熄灭
badiri	钵盂	pātra	容器、钵、盘子
bandi	小喇嘛	bandita	有学问的
batman	莲花饰	padma	昙花
batmarga	红宝石	padma-raga	红宝石
biraman	波罗门	brahman	祭官
bidarana (fucihi)	金刚	preta	亡灵、恶灵
bodi	菩提	bodhi	(完全)开悟
bodisatu	菩萨	bodhi-sattva	菩萨
garudai	凤	garuda	传说中的一种鸟
g 'abula	头盖骨	kapāla	头盖骨
g 'alab	劫、灾难	kalpa	宇宙论的时间
g 'arsi	袈裟	kāsāya	袈裟

续表

满语	语义	梵语	语义
mani	数珠、念珠	manī	珍珠、宝石、小球
mandal	坛场、道场	mandala	道场
manjusiri	文殊师利	mañju-sīri	佛名、文殊师利
samadi	禅、三昧	sam-ādhi	结合、组合、连接
subarha	塔	stūpa	佛塔
suduri	史、历史	sūtra	经书
šajin	宗教的法规	śāsana	训、法教
šariltu	舍利(异兽名称)	śāriṇa	骨、骨架
tarni	咒	dhāraṇī	咒文
wacir	金刚	vajira	金刚

与汉语借词和蒙古语借词相比,清代满语中梵语借词不仅数量甚少,而且使用范围也较狭窄,多限于清代编纂的满文辞书或满译佛经中。

### 三、梵语借词的特点

满语中的梵语借词具有以下的特点。

第一,满语中的大部分梵语借词在满语和蒙古语中共有。如满语:erdeni“珍宝”——蒙古语:erdeni“珍宝”——梵语:ratna“珍宝、宝贝”、满语:bodi“菩提”——蒙古语:bodi“菩提”——梵语:bodhi“完全开悟”、满语:batmarga“红宝石”——蒙古语:batmarga“红宝石”——梵语:padma-raga“红宝石”、满语:suduri“史、历史”——蒙古语:sudur“史、历史”——梵语:sūtra“经书”。

众所周知,佛教文化对阿尔泰语系民族的影响非常大。兰司铁指出,印度的释迦牟尼教、摩尼教等早在8世纪中期就开始传到回鹘、蒙古、卫拉特等部落。<sup>[10]</sup>在13世纪蒙古以前的北方民族,如匈奴、突厥、鲜卑、柔然、契丹等部落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佛教信仰,而蒙古人较早的开始翻译佛教经文,借用了有关佛教的梵语词语。<sup>[11]</sup>

有清一代,在满文和蒙古文翻译过程中相互借鉴的情况较多。如满文《大藏经》是以汉文《大藏经》为底本,对比蒙藏《大藏经》翻译而成,并非是直接翻译藏文而来。翻译工作的主持者章嘉国师等人员兼通梵、藏、蒙古、汉文,熟悉经典,且有蒙古语词汇和经典可以借鉴。<sup>[6]</sup>“将所有蒙古文字、汉字两种悉心校核,按部翻作清文”,并由章嘉国师担任全部译文的校审工作,乾隆帝也不时过问,甚至还要进行再一次的审阅或更正。<sup>[12]</sup>因此,满语中的大部分有关佛教的词语直接借用了蒙古语中的梵语借词。

第二,满语和蒙古语共有与佛教有关的梵语词语是通过古代维吾尔语借入的。如梵语 ratna“珍宝”、arhat“罗汉”和 vajira“金刚”是通过古代维吾尔语 erdeni“珍宝”、arhat“罗汉”和 vacir“金刚”借入满语和蒙古语。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词是通过梵语和其他语言而引入的印欧语系语言的词。如满语:nomun“宗教典籍、经”<sup>①</sup>蒙古语:nom“书、经书、宗教书”<sup>①</sup>古代维吾尔语:nom“经书、宗教书”<sup>①</sup>梵语:nom“经书、宗教书”<sup>①</sup>古希腊语:nomos“法律”。<sup>[13]</sup>

第三,虽然清代满文佛经多为译自藏文,但满语很少借用藏语词语。如,满语 lama“喇嘛”等极少数

① 在此符号<sup>①</sup>表达借用顺序。

的词语借自藏语 blama “喇嘛”。西藏和蒙古地区对清朝统治的稳固与否,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藏传佛教及其宗教领袖达赖和班禅对清代西藏和蒙古地区的民众具有巨大的号召力,因此,清统治者推崇藏传佛教,以便加强其统治和控制。广泛编译和刊刻佛教文献,是清代宗教政策和民族统治政策的体现之一。但藏传佛教和藏语对清代满族的影响微乎其微,因此,满语也很少借用藏语词语。

第四,与汉语借词和蒙古语借词相比,梵语借词在满语中的构词能力较弱。除 adis “祝福、仙丹、灵丹”、tarni “咒文”等词能派生 adilambi “受仙丹”、tarnilambi “使咒”等词语外,其他词几乎没有构词能力。

佛经翻译及其对清代满语文的影响也是清代满语文研究的重点问题,但是,这一领域研究至今仍相对薄弱,需要研究者具有良好的梵、藏文素质并对佛教知识有所把握。

#### 参考文献:

- [1] 李毓澍. 中国边疆丛书[M](第一辑). 台北: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
- [2] 王家鹏. 乾隆与满族喇嘛寺院——兼论满族宗教信仰的演变[J]. 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1).
- [3] 章宏伟. 《清文翻译全藏经》丛考[J]. 满语研究,2008,(2).
-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满文老档[M]. 北京:中华书局,1990:1332.
-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乾隆朝上谕档[M]. 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
- [6] 罗文华. 满文《大藏经》编纂考略[J]. 中国历史文物,2005,(3).
- [7] 江桥. 康熙《御制清文鉴》研究[M].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165-166.
- [8] 王敌非. 满文阿礼嘎礼字母发微[J]. 满语研究,2011,(2).
- [9] 林光明,林怡馨. 梵汉大辞典[K]. 台北:台北嘉丰出版社,2005.
- [10] 特木尔套高. 13、14世纪蒙古文献中梵语词的写法特征[J]. 语言文字研究,1969,(12).
- [11] 永苏格. 蒙古宗教概论(蒙古文)[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
- [12] 乌兰其木格. 清代官修民族文字文献编纂研究[M].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0:162.
- [13] 力提甫·托乎提. 阿尔泰语言学导论[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

## Research on Sanskrit Loanwords in Manchu

CHANGSHAN

((Manchu Language and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As Qing dynasty implement the religious policy and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literature, a lot of Sanskrit loanwords appeared in Manchu. The loanwords remained in both Manchu and Mongolian, and most of which were loaned from Old Uighur language. The word formation ability of Sanskrit loanwords was weak, so they were only used in a small range and most appeared in Manchu dictionaries and Manchu Buddhist Sutra edited in Qing dynasty.

**Key words:** Manchu; Buddhist; Sanskrit; loanword